

元紀

世祖

成宗

武宗

資治通鑑

邱氏曰夷狄前此未有混一天下使覆載之間止有夷而無華如示之世者豈非世道極變之會歟

世祖皇帝宋襄統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崩○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好征遠夷連年用兵悉皆臣服遂混一區宇文臣如許衡姚樞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董文炳等攻城略地大闢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鑑己卯至元十春二月張弘範等滅宋弘範等以厓山既平置酒

丞相忠孝

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

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

建司天台

鑑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

鑑建司天台於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

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

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丁南湖曰

立司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壇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世祖混一之初首以三才爲重其假之之心始欲逃夷而入霸乎

心始欲逃夷而入霸乎

安樂堂

鑑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

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鑑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

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鑑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

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許有王曰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天祥萬變不淪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鑑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十七史從
何處說起

具丞相字羅石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
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
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字羅曰汝謂有興有
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曰幾帝幾王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
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字羅曰汝不
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
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
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
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
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字羅曰德祐
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

天祥忠義
見於之

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
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
爲忠字羅誥塞徐曰汝立三王微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
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
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
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字羅怒命囚於獄
其忠義見之於詞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
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
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
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
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

牛驥同皂

雞栖鳳凰食

古道照顏色

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
 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
 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
 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閤天黑牛驥
 同一皂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
 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
 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
 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乃舍之南史聞北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笑乃還○左傳趙穿
 弑晉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張良為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
 擊始皇誤中副車○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
 北海使之牧羝武卧起持漢節留匈奴一十九年乃還○嚴顏為
 劉璋守江州張飛破之顏被獲飛喝之曰何不早降答曰卿無狀

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晉懷帝時稽紹爲侍
中帝既蒙塵軍衛皆潰散紹以身捍御箭飛矢雨集遂遇害而殘
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之○唐安祿山反張巡
與許遠同府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尹子奇以刀
副其口蔭存者三回耳○唐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吳卿
拒戰被執罵曰曠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之橋柱及嗣罵
不絕口賊斷其舌○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薦之
明帝安車蒲輪迎之不就家貧好學在家常著皂帽衣裙而已○
出師表諸葛亮也○晉五胡雲擾預州刺史祖逖渡江申流擊楫
而誓曰予生不掃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唐朱此反召段
秀實議欲屈號秀實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
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地其黨遂殺秀實○晉南渡諸
名士遊宴新亭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
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邪○漢鄒陽書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馬櫪也○診
陰陽氣亂也又妖氣也沮洳漸濕之地也

附錄詩詞

繼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千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
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金陵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
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
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鵲帶血歸○過淮河
北征垂牛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
三年一羈旅胡羯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
念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天
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過平原縣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
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舊戈起一十七郡速連盟賊聞失
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李光弼郭子儀逆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鈞舌顏

四朝忠節

卿為常山太守罵賊賊釣其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

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

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何所歸茫茫煙草中原土公視於今六百

忠精赫赫雷行天

年忠精赫赫雷行天○題張許雙廟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

妨自光岳氣分土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張巡為睢陽太守

張許聲名萬古香

守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剛嗟

哉人生翕歛音被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

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

寒鴉夕陽

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天祥忠宋之心益見

周靜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

其至燕元人餌之以爵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淫元人懼之以威而天祥不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

天祥未嘗忘宋

宋也使天意祥宋莫或撓之則恢復之在舍天祥世傑而誰歸
五坡被執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
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以快吾
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或故直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
之也其垂訓大矣

鑑召故策丞相文天祥於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而天祥益

不屈乃赦之

鑑庚辰至元十都元帥張弘範死愚按弘範柔之子也柔宋遣民

而為元以慶金其子弘範又為元以覆宋父子之罪通於天矣

邱文莊巨國史綱於弘範以死書何謀其以華人為夷用而滅中

何誅鳴呼周平王遣宰咺來賄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
明諸侯之妾雖日於禮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盡潰也聖人猶
必貶絕之況以中國之人仕桀驁之虜滅我自三皇五帝以
來中國之統者乎其元之人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儆其餘

鑑七月遣臣者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

龍虎山臨江閣阜山建康茅山皆設庶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

茅山在應天唐何容縣東南鑑始遣使窮河源且都實受命行四閩月始抵其

地及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

不可遏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即星宿海也羣流奔轅匯為二巨

澤自西而東其流浸大約二十餘日過崑崙北至積石始入中國

云

廣義河遷徙不常元人窮其源無益也然大禹施功何自積石始乎

邱瓊山曰自自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至是窮其源之所自也

綱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

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

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公安則道行有時

賓默此汲
籍何如

求賢三十
年得賓

合一可謂
全人

世祖知人
之道庶幾

伯顏文武
全才

綱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賓默卒自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

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

賢三十年得一賓漢卿賓默字及李俊民又曰如賓漢卿之心姚公

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

廣義分註載世祖論姚賓二公之
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乎

綱帝諭太子真金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綱辛巳至元十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曰崩自后性明達左右匡正

與有力焉宋亡幼主人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獨

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

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財黃

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東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

續綱目因許衡病

革戒子之語遂手

其卒不長官其

書法之正論者或

謂衡不當仕元削

以示貶或謂元不

得而臣之變衡不

書二說皆持於理

夫衡未為宋臣仕

元並非失節需才

釋主適合自然有

何可貶而既已身

膺膺仕食祿餐朝

求非肥遯臨高反

官得違君臣定分

二說之謬西下侍

辨自明至衡之平

元聞召即往且云

不如此則道不行

乃既不愛行道忽

于易質時悔其不

主不能解官死後

士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后又嘗諫勿奪軍民

之業以牧馬

張時泰謂觀刺氏之言其賢不在宋柱后之下

于南湖曰

刺氏之賢有四見宋亡而不樂因歎自古無千歲之國一也不欲宋府庫遺物二也厚待宋太后全氏三

也諫世祖勿奪軍民分業以牧馬四也世祖得此賢妃其興不亦宜乎

三月許衡卒

年七十三

曰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死後

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其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

足矣及卒

從其治命塋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

不幸

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王

許浩曰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銍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大豕也許衡以宋儒仕竟

反不如童

子之見哉

邱文莊曰

仕元之臣衡傷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衡臨終之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為許

囑勿立碑請諡此
非獨留命則是
後人曲為之說衡
固名衛不應前後
矛盾若此特改書
官爵不糾續綱目
之失且摘諸家曲
說闢而正之

方文言六
事

子計奈何曰隱居教授明道立言如
劉因之晏召不屈出而亟歸可也

梁臨江曰

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之昏明大小
各有所得所去人不忍舍服念其教終身不敢忘聽其言者雖

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永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曰
謂不相上下蓋一世少許可獨稱衡曰先生神明也
氣蓋一世少許可獨稱衡曰先生神明也

袁了凡曰

於元侵宋之舉公卿爭獻攻取之略公獨言惟當脩
德以致賓服芳以力取必成兩國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邱

文莊謂公不當仕元觀臨終云云固已恨所遇之不幸矣以是
論公公復何詞又謂許子倘以生民為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
鄰息肩南北之民庶幾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
許子乃木及此則少冤矣豈亦
未見圭齋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鑑

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誠奸吏禁盜賊治軍旅

獎

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鑑

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人

三君非誠
於不惑

邱氏曰

始皇築長城漢武伐匈奴後世以其窮兵黷武目之為

瓜哇日本始無爭歲其窮黷比之秦漢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

出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狄方

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子孫害必深矣秦漢之心不過如

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古城隔於交趾

瓜哇日本皆在大海之外地勢不相接兵力不相及也而必征

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

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

有道之主有若是哉或者至比世祖以堯舜而比許衡以孔孟

噫世祖得為堯舜則許衡優為孔孟矣

鑑九月詔焚毀道書諭天下從樞密張易言惟道德經繫老子親

著餘皆後人偽撰也

周靜軒曰

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也特因惑業門之說

正而傳貽萬世禍耶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貽業門之說世祖

惑於業門而焚道教之書二君皆信一偏之弊非誠於不惑者

矣此予而未

盡予之詞也

鑑十二月以甕吉利帶為中書右丞相

臨江張氏曰

元史所載國人名氏本不可以華音釋之何者國語所稱人名皆有其聲而無其字當時特借華音

相近之字以用之如解台帶泰同一音也巴八拜伯同一音也或鐵木帖睦之相混或塔失達識之不同前後彼此不一若此之類不容繁舉將何者以為正說國語之甲若刺字兒字林字里字之類又皆舌而呼之是豈華音所能釋者乎讀是書者以意來之可也

綱壬午

至元十三年

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時阿合

王著為天下除害

馬專權自恣病國欺君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著著

王著殺身成仁

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

阿哈瑪特殃民蠹國固法所當誅但

者朝臣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

非王著之所得擅殺止著亂妖人連

諂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忽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

結以奸詐為天子矯令調發官兵

發明

阿合馬罪逆深重固所當誅然王著非能正名討則乃矚帝出幸矯制殺之則王著亦不能辭無君之罪又安可以

橫加居害是直報
逆矣又何以責阿
哈瑪特之罪惡獨
深乎至太子是時
已參朝政既悉阿
哈瑪特之奸何難
告之世祖明正其
罪乃以素所嫉惡
之故為竟重所犯
致得假托妄行構
為禍亂幸其時隨
往上都不至蒙戾
太子弄兵之譴然
不能防愼嫌微啟
人潛伺他日憂懼
周年必求不如此
釀成疑變也

討賊予之耶况宰相非千戶之可
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辟乎

袁了凡曰王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為天下除殘耳昔商容嘗執

漸離欲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椎乃又懷中
於副車伍孚裏小錯於朝服扶佩刀刺董卓而為卓所殺施全
亦見殺於秦陰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
改塗牆於著王著可無五子之服也已

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鑑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

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

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屍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

姓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丁南湖曰歷代奸臣肆惡第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豈可欺

過於歷代諸奸多矣况慮世榮業哥以姦繼進得非馬之為奸

輕而必

也是故君子於世祖之受欺責焉而必備於王著之擅殺罪焉